

南海出版公司

母系世家

小 苇 著

南海作家丛书

女青

海南作家丛书编委

主编 霍宝珍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陈剑晖 张爱国 凌代坤

晓 剑 韩少功 蒋子丹

霍宝珍

女人，你的名字就是弱者

——序《母系世家》

晓 剑

几乎从不请人为自己出版的书做序，而今却要
为别人出版的书做序。

不请人为自己出版的书做序是因为觉得自己的
书不值得被名家、大师、学者、权威们序一下，而
为别人做序是觉得该书有被序一下的必要，也就是
说，看过该书，认为有些许话不吐不快。

看过不少种书的序，那些序或是以大家高屋建
瓴的态势对所序之书有深刻见解，或是以前辈风度
温文尔雅地对所序之书有极佳评价，或是以文坛导
师面貌出现对所序之书全力举荐，或是以理论权威
的玄妙学问阐述所序之书的重要地位。总之，那些
序多少都会为所序之书增添光彩，加重份量，因着
名家、大师、学者、权威的认可、做序，而使书的
作者也变得颇有自信了。

我既非名家、大师，也非学者、权威，充其量
是个业余作家而已，一篇序印在所序之书的前面起

不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更不会因此而使所序之书被当今文坛的评论家们多加重视。我所拥有的只是坦诚和真挚，只是试图和所序之书的作者交流与贯通。

我从不好为人师，我觉得自己的文化程度也不足以为师，与任何人朋友相处，也许更为自然一些。何况，收罗门生虽然可满足虚荣心，但到底是件很累的事，学生们一旦认了真，把一摞摞洋洋洒洒几万言、几十万言的大作往您家里一搬，您就再也摆不出老师的潇洒，而只成了一个业余编辑，而且是不领工资的。

说实在的，除了文学创作以外（那是一种心灵的自我享受），我不太愿意干太累的事，哪怕于功利都颇有收益。

因而，为小苇的《母系世家》作序，当然不是为了过一把老师瘾，仅仅是出于朋友的情谊，出于一种对一个第一次写长篇的作家的尊重。当然，其文其人也确实有些可圈可点之处。

海南建省八年，在世俗之人眼中，一座本来贫困的孤岛忽然成了冒险男女们的乐园，这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乐园中充满了欲望和诱惑，使人难于安心孤寂和相对困窘的文学创作。

其实并不尽然，当一个人真正挚爱某个事业，并能从中感受到人生无限乐趣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抗拒诱惑，并使欲望通过自己追求生活座标的历程得到排遣和更高层次意义上的满足。

就作家而言，海南有着众多这样的例子，如韩少功，如叶蔚林，如蒋子丹，如本人。

这不是廉价的吹捧，也不是自卖自夸，更不是对世纪末逐商海之浪、圆发财之梦的人们的嘲弄和鄙视，我只是在肯定选择的必要，当一部分中国人明确了选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之后，便始终通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判断而使自己走出以往的误区和不再进入新的误区。

海南岛给了人们选择的环境和机遇，你可以像处女固守贞操一样保持儿时的梦想并将其最终变为现实，你也可以像“杯水主义”者那样不停地更换人生追求的外在形式和潜在内容，以便自身价值体现得更为辉煌。

选择一次和选择多次在本质上并不对立，只要你真正选择了。

小苇应当是懂得选择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这种个人权利的作家。她把文学创作纳入了自己的生命长河之中，并使其成为了除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之后的生活主流。

从世欲观点来看，一个还算秀美、还算年轻的女性在海南奋争于文学之路是很不划算的，有时可以被讥笑为愚蠢，因为在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今天，可以使一个还算秀美、还算年轻的女性出人头地的别种机会太多了。年轻、秀美本身就是一种上帝赋与的资本，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它可以公平地交易到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大幅彩照，可以

交易到别墅、汽车、出国护照，可以交易到公司公关部主任乃至公司总经理和上市股票，也可以交易到别人写的书而著上自己的名字……

然而，小苇只是默默地进行着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中完善着自己的性格，也完满着自己的生活。在她的眼睛中，文学的圣洁与她自己的经历、教养、追求正好吻合。

小苇的《母系世家》是所谓女性题材。

女性问题在人类社会已经争论了几千年，至今我们依然无法给什么样的女人才是理想的女性，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就是从最简单的外在美，也就是相貌和线条，都各说其是，环肥燕瘦，萝卜白菜，都有所爱，更别说还有阶级分析法，“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的名人论断了。

从古至今，无数画家、诗人、文学家、音乐家、影视家、戏剧家、雕塑家乃至社会学家及道德家们，不停地按照自己的情感标准和审美原则塑造和讴歌着女人们，但他们从来做不到对女人所下结论能被所有人接受，总是会受到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的挑战和批判，这种现象也许还要延续一万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但是，假如我们认真观察和研究的话，会发现一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现象：女人们在纯粹艺术家的心底总是属于悲剧人物，起码是凄惨故事的引发者。

难道命运的暗淡无光就是人类中一半人永久的命运色彩和人生结果吗？

这结论肯定会遭到社会学家、道德学家、女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会举出生活中无数的范例来证明女人不是月亮，女性的光辉胜过太阳，母亲是一切大艺术家所赞美的人性顶峰和终极！

母亲当然是女性，但女性不一定永远扮演母亲的角色。即便是母亲，艺术家们在为她们抽象地勾勒出伟大光环之时，也总是具象地在每一个细微之处为她们描绘着凄苦、艰辛、忍辱负重和饱受欺凌。

客观地说，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一旦把女人刻画成为一个驰骋生活原野、驱使命运之神、潇洒飘逸，无所畏惧，颐指气使，横行于世的强者形象时，都会给人一种虚假感，以至于有时会令人作呕。相反，那些将女人塑造成无奈地面对世界，苦苦忍受着命运的不公，忧伤凄凉、柔情百断却又坚韧地活着的弱者形象的文学艺术作品，则很能打动人心，赢得若干同情的泪水，甚至还能从中领略艺术与哲学相契合的底韵。

不能否认的共鸣与共识使读者、观众、鉴赏家们认同女性是永远的弱者这一美学内涵。而女性真正的光环正是基于这一美学内涵而萌生并被广为赞美的。

小苇的《母系世家》正好遵循了女性是弱者这一古老而现实的主题原则，作者使那条众多悲惨妇

女命运的长河又加进了一滴生灵之水，于是，这条灵性之河更为沉重的灌溉着因拜金主义滥泛、唯利是图横行而几尽枯干的心灵荒漠。

在丰饶的黑土地上，生得“面若桃花、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的张桂文嫁给了有着“刀削萝卜似的脑袋”，只会逗狗玩的赵海平，结束了她少女的美丽幻想，开始了她女人惨淡命运的历程。

尽管她在一个婆婆为一家之主，而后她又接替、延续了这个母系世家，但实际上她根本没有一点与男性社会抗争的能力。她和一个自己看着都恶心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以至经常去河边洗澡，把丈夫的怪味从身上洗去，直到丈夫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

没有了丈夫的束缚，她像千百万妇女一样，试图与命运抗争一下，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与一个健壮的俊小伙儿偷了情，并为此而再次怀孕。然而，这并不是幸福的插曲，只不过是上苍给她凄苦的人生中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那俊小伙儿失踪了，带走她一次不很轻松的美梦，留给她更加阴暗的未来。

她也只好出走，不是去寻找伊甸园，而仅仅是因为夫家不再容纳她，而她又必须养育自己的三个孩子。她像一只落泊的家猫一样，只能倚仗他人的怜悯度日，以生存下去，以为了不知什么是希望的希望。

当她入户一间豆腐房后，有几年的光阴让她无

可埋怨，这也许是为了下一次更惨痛的事件爆发而安排的沉寂，尽管不少人认为她活得很风光。

果然，终于有一天她失踪多年的“刀削萝卜脑袋”的丈夫突然又出现在她面前，像一棵枯树笼罩住她，遮挡住她人生中不多的光明，她再也没有勇气摆脱开命运强加给她的重负和苦难，而她最令人震惊的做法是舍弃光明，接纳黑暗。

这黑暗是许多传统女性所无法忍受的，而她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忍受了。她被一个她应该尊重的人利用政治压力所奸污，并长期将她霸占，她的肉体被蹂躏，灵魂也被践踏。自从她知道了她人生中唯一爱过的那个俊小伙儿为什么失踪和为什么死去之后，她就认为他的同志都是她必须敬仰的，而正是这些她所敬仰的人中的一个摧毁了她对新生活并不坚定的信念，也摧毁了她生活本身。

在长久的阴郁和无奈中，她看不到任何转机，大女儿出嫁，大儿子娶亲都不能使她的凄苦有任何转变，她唯一能够触摸到的希望，是她奉献出唯一的结晶——私生女米儿。但是，远未成熟的米儿以被大学开除为代价，跟着一个“苏修”——俄国鬼子而去，没有任何顾忌，没有任何留恋，为制造新一代东方女性新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张桂文没有选择死，虽然死是不少女人人生的最辉煌瞬间。作者按照人物的逻辑发展，让她疯了。疯是比死更残酷、更悲惨、更撼人心弦、更富有社会学意义的结局。这应该是小苇的高明之处，也是

她对生活理解得深刻之处。

主人公的儿媳妇又成为了一家之主，她继续着黑土地上独特的母系世家的存在。同她的上一代、上上一代、上上上一代一样，她在一个社会细胞内以病态的女性权威蔑视和抗拒着整个社会肌体的男性权威，这个细胞最终将会被社会认为是癌变，或被割除，或使整个社会死亡。《母系世家》的主题在这一层面上才超越出一个并不奇特的故事本身，诠释出了艺术的感染力和哲学的内涵。

似乎是在不久以前，我还固执地认为小苇只是个会写细雨蒙蒙中打着小红伞的女孩子在期待走来一个落泊男人的纯情女作家，我觉得她潜在的浪漫会延续她整整一生，她永远会向人们叙述着一个少女的梦，用以温热男人们冰冷的心。

而当翻阅《母系世家》时，我发现自己错了，抑或是她在改变、在成熟，她终于跳出无知女人自我的心境，没有堕入怨妇文学自裹的泥沼，而是开始以历史、人类、生存状态、生命哲学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和创作视野。她离开了一些人认为纯洁高雅而实际上是一种以肉体媚俗的闺房，竖起了灵魂的十字架，为女人们永远是弱者这一长久现象唱起了诗经般虔诚的挽歌。

实事求是地说，小苇还不太会驾驭使人们心理上感受沉重和震撼的题材，也不太会构架一个复杂的故事，作品中时时会显露出稚嫩和因经历过浅而

无法避免的毛病。但是，她对悲惨女人命运脉络的把握是异常清晰和准确的，尽管她个人可能没有过于苦难的家族史，但对整个女性生活状态的深刻认识肯定已使她的灵魂在炼狱中久久挣扎过，这绝非深闺怨妇式的无病呻吟，那种自己为自己设置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只是阔太太或想当阔太太的女人们的附庸风雅，与真正的文学无缘。她们最终所表达的无非是女人的可怜而已。

海南文学创作与海南当前的经济有着较大的反差，前者日趋繁荣，后者陷入低谷，这其实是社会调整期带来的人们心态调整的结果。但是，海南小说创作态势仍不够强悍，在整个海南作家队伍中还处弱势乃是不争的事实，小苇《母系世家》的问世除了会给熟悉她的人们一个惊喜外，无疑也给海南的小说创作添薪加火。

做为我个人，则欣慰地看到：小苇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这轨道将与文学一同延伸至人类的终极。我期待着她的新作，也期待着作为一个女人，她更加成熟。

我想：当所有女性都从生理和心理上承认女人的名字是弱者的时候，人类社会新的阳光就会光辉灿烂的显现出来。

一九九六年二月四日于海口

序

距黄龙府三十华里的地方，有个不大的村落叫赵家屯。这儿的人家本来并不都姓赵，只因为一个姓赵的大户，最早在这儿发迹、起家，后来的人便以赵家为轴心，集中在这块方圆不足一华里的土地上。随着移民、繁衍和交往，人们不自觉地运用了“赵家屯的人”做为自己的代号。久而久之，“赵家屯”就成了这儿的标志。

赵老太爷原是个朝廷七品官，因得罪了上司，被贬出知县衙门，逃到此地时可谓一贫如洗。多亏赵老太精明，早备下了私房细软，这下子派上了用场，硬是置了房子和地，上上下下，针头线脑，全由赵老太一人经管，日子渐旺。

民国元年，老太爷跑了一趟省城，挟回几包烟土，老两口子你一口我一口地抽起大烟。这以后，钱像流水似的从老太太的钱匣子里倾出，直到土地一垧一垧地押出去。眼看这个家就要败落了，再想重振家业，体力不支。老太太眼珠一转，叫来大儿媳，授以家权。这媳妇比婆婆能干，家不是穷了么？穷不要紧，这媳妇懂得“穷则思变”。她辞掉长工、

短工，打发儿子、伯兄叔弟一起下田，男耕女织，愣是把地一寸一寸地抽回来。老太太放心地去了。老太太一死，老太爷断了钱源，又大犯烟瘾，折腾半死，不久，也一命归天。

赵家大儿子自幼游手好闲，无能而且淫荡，又自命不凡。在省城开一片酒店，交给管家掌管，也不过问，整日花天酒地，逛窑子、推排九……染了一身花柳病不说，酒店也赔了个底朝天，才背了一屁股债还乡。没几天，忽又心血来潮，从媳妇的钱匣子里偷去一大笔钱，跑到省城，开了个大烟馆，生意倒还凑合。

到了小日本进东北那会儿，抓的抓、杀的杀，赵家老大未免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暴尸街头。几个叔伯兄弟怕惹火烧身，都跑到媳妇家落脚去了。大媳妇也因积劳成疾，又加惊吓，沉痾不起。眼看着儿子一个比一个窝囊，几个媳妇整天斤斤计较，无事生非，遇事又唯唯诺诺，掌不起舵来，这个家一时竟不知交给谁好。

恰在这时，久不走动的娘家姐来串门，唠着嗑儿，娘家姐提起叔公的孙女人俊、机灵、又有心计，不忸怩也不张狂。娘家姐说那丫头念过书，只因家穷供不起，就辍学了。并崇笑着，让妹子给找个有钱的人家。这正中大媳妇下怀。第二天便托了媒人去给小儿子赵海平说媒，待娘家人来相过亲后，便聘了彩礼，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

等那丫头满了十七岁，便坐着花轿抬进了赵家。

赵家屯南边有条河，都称为南河。遇有洪涝年景，洪水越堤而下，直冲两岸的庄稼，每到这个时候，都给人平添了许多烦愁。

赵家的地在南河坝下。

小暑刚过，一连几场暴雨，南河的水位骤然上升。接下来的霏霏淫雨，使河水差不多涨满了河床。屯里的人们每天都盯着南河，担心河水上涨会冲垮大坝，淹没了正在吐缨窜穗的玉米、高粱。屯里的人们在揪心地关注着河水能否泛滥的同时，却吃惊地发现，往年一遇到这种情形，最先张罗着叠坝防洪的赵家此时却是鸦雀无声。大户人家的举动总是让人捉摸不透。人们揣起不安，细心留意着赵家的动静。

从坝下往北约一里，一个由土坯墙围成的院落，就是赵家大院。这院子占地近两亩，正屋四间青砖房，坐北朝南，东厢房连着猪圈，西厢房连着马厩，与斑驳的朱漆大门连成一片。院中，一棵上了岁数的老杏树，张开婆娑的枝叶，荫护着这殷实的大户人家。

终于，有消息传出来：赵家小儿子海平要娶亲了。说来也怪，这消息像一阵风，吹散了满天的阴霾。天忽然变得风调雨顺，未几，整个天幕像被拧干了水的毛巾，尽管还是湿漉漉的，却是挤不出一滴水来。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这高大门楼的里边。

六月初八，宜嫁娶。一大早，赵家就忙开了。两挂大车载着乐班子和一顶小花轿出了大门。屯里的人们，近便的过来帮个人手，远点的就凑在一起，手搭凉棚，向这边望着：

“你瞅瞅，这事多快当，老赵家连牙丝口缝都没欠过。”

“还不是老太太利落，一拍板，就办事，免得夜长梦多呗。”

“啧啧，看看人家，多威风，高头大马扬手骡，那个阔呀。”

“可不么，到底是大户，连天儿都让步了……”

风停雨歇，太阳憋足了劲儿，冲出阴沉、浓密、厚重的云层，明晃晃地挂上东天。被雨水刷得油亮的庄稼，抖落掉身上的水珠，支楞起叶子，拼命地汲取光和热。

晌午刚过，赵家屯请到请不到的庄户都拖儿带女的赶来看热闹。大户人家办喜事不怕人多，不分贵贱，就算是叫花子来了，也会受到上好的礼遇。

厨子忙活了大半天，此刻打了赤膀，胖嘟嘟的手捞起一截一头打了死结的猪肠子，将搅了盐的猪

血往里灌，灌满了一条便将另一头扎紧，拎到热气腾腾的大锅前，上屉蒸熟。一头三百来斤重的肥猪，早被厨子分割完毕，该蒸的蒸、该煮的煮、该薰的薰。几个女人支起桌子，将洗好的碗一擦擦地搬上桌，分摆好，单等新人拜完天地，全屯的人聚在这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申时，赵家屯通往大路的小道上隐隐地传来了唢呐和锣鼓声。

“来啦，来啦。”赵家院子里一阵骚动，人们都涌到大门口，翘首向小道巴望着。随着拉套的骡子驾辕的马出现在村口的老榆树下，一顶两抬花轿打着“忽悠”，在鼓乐和迎亲的队伍伴随下，缓缓而来。

新媳妇张桂文下了马车，被媒人引上了花轿，轿杠子一起，桂文的心也悬浮起来。昨晚与母亲和嫂子的彻夜长谈，让桂文劳了精神。当妈的该提醒的提醒了，该关照的关照了，体己的话说了一车。整个晚上，桂文只在激动、新奇、渴望、期盼中迷糊了一小会儿，再加上大车的颠簸，到了现时，桂文才真的觉得有些困顿了。她刚要眯眯眼睛，却见轿帘子一撩，媒人探过脸来，扭动着腰枝，将手往两边一划拉：“看见没有，打这儿算起，你脚下和这一面子的地都是赵家的。”桂文为之一振，倦意全消，她向两边望着，正是豆禾开花的时节，玉米、高粱密密匝匝的覆盖了土地，丰收在望了。

“你再往前看，那高大门楼就是赵家。”

桂文顺着媒人手指的方向望去，电子西头，一个紧深的大院套，在分散的、低矮的土坯、干打垒的破烂土屋的衬托下，格外醒目。正是落日融金，夕阳将余辉抹在高大的门楼上，使这座宅邸更显得耀眼。

桂文一阵激动，她想起妈代她相亲回来，把赵家描绘得天花乱坠，待赵家送来彩礼时，她妈摸着包了光洋的红纸包，一麻袋谷子和二十尺洋布，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息：“都说大户人家，啥都像模像样的，桂文哪，你算掉到福堆里，享一辈子清福喽。”桂文抿着嘴笑了，心说：啥人啥命，妈本来也该是个大户人家的媳妇，可惜命运不济，凤凰落到鸡窝里，委委屈屈一辈子。想到自己甩掉了母亲的悲哀，就要过上展展扬扬舒舒服服的日子，她从心底同情母亲了。

转眼间，花轿悠到了高大的门楼下，轿杠子一落，新人的一双脚就着了地。院墙内外一下子沸了锅，愣头青们燃着了炮仗，专往人堆里扔，惹来阵阵嘻笑怒骂。乐手将松驰的腮帮子鼓成小灯笼，拧着脖子，把唢呐吹出了花样，鼓手更是亢奋，抡圆了鼓锤把大红鼓擂得山响。看热闹的人们自觉地给新媳妇让开一条路。顶着“蒙头红”的桂文下了轿子，刚走两步脚尖就触到了横在眼前的门槛。

那门槛足有半尺高，虽经风蚀雨剥，人蹬畜踢，中间已经凹陷下去，但依稀可辨的红漆，依然显示出宅邸昔日的辉煌。桂文陡然肃穆了，她深吸一口